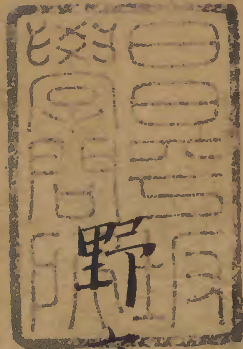


禪海 九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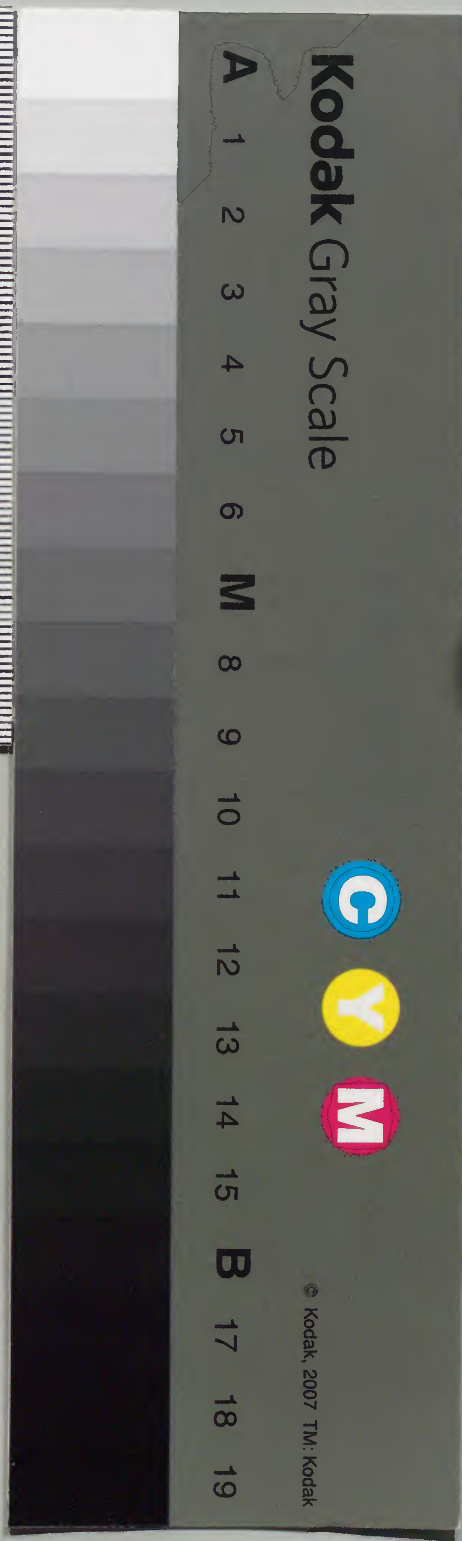
谷叢書

一之三

| | | | | |
|-----|----|----|------|-----|
| | | | 三一五七 | 漢書門 |
| 一〇〇 | 一四 | 一五 | 號 | 類 |
| 冊 | 架 | 函 | | |

| | | | |
|------|-----|------|----|
| 庫文閣內 | | | |
| 三七〇 | 一〇〇 | 三一五七 | 漢書 |
| 函 | 冊 | 號 | 類 |
| 二〇 | | | |
| 架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3157 |
| 冊數 | 100(91) |
| 函號 | 370 44 |



野客叢書小序

僕間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表俱滿旅寓高
沙始命筆吏不暇詮次總而錄之爲三十卷目之曰
野客叢書井畫拘墟稽考不無疏鹵議論不無狂僭
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爲臯也

皇宋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長洲王楙書於不
欺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
暗合不免爲之竄易轉烏爲烏吏筆舛譌以俟訂

野客叢書卷第一

宋長洲王

楙著

明

會稽商維濬校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
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
呼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
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驚於甲觀畫室為世適
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
生曰然漢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

之際矣蓋謂光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
沙定王之時已萌芽漢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爲
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
帝之召程姬也程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
避者顏師古謂月事也上醉以爲程姬而幸之遂
有身已而覺其非程姬及生子因名發發之二云者
謂悟已之謬也向使程姬無所避景帝不醉唐姬
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實使之也杜牧
七詩曰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

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其推原遠矣

班史略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爲
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歿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
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
嘗事項籍籍歿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
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
事見於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
罵單于遂歿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

不得其名所謂鄭君之子不知其何人也當昭帝
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
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
名且不得其姓氏又不知符璽郎果何人也凡此
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
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

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
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
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
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原有鏌鋣
爲鈍之語張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筍兮謂
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
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
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爲歐九

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
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
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
英事耳以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
比落英反理之諭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
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
於正耳

文帝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僕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資才千緡耳於恭儉
之德未爲損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產而不敢妄
費其愛惜天下之財如此觀翼奉疏曰文帝欲作
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甚至
今猶存是則固嘗興工輦土以築露臺之基矣特
未管材植耳因念有所費而中輟之止其役於已
爲尤見文帝之所以賢也

蘭亭不入選

遯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筦絃亦重復僕謂不然絲竹筦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修禊之際適值天宇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詞強爲春間華麗之語以圖美觀然則斯文之不入選往往搜羅之不及非固遺之也僕後觀吳曾漫錄亦引張禹傳爲證正與僕意合但謂右軍承漢書誤此說爲謬耳漢書之語豈誤邪

高帝棄二子

前輩謂晉史誕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鄧攸遭賊欲全兒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於道傍如此則攸滅天性甚矣惡得爲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爲羽大敗勢甚急躐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

嬰爲收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謂吾力不能存二子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爲收豈不甚幸何斷斷然欲斬之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然當項羽置太公於高祖之上赫燄可畏無地措身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口恬不之愧幸而項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祖將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烹太公遂以爲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古者內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故相見亦不問其親疏貴賤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楊敞敞懼不知所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云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參語曾不以爲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廷爭甚切呂后側耳東箱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謹夫人與皇后竝坐蓋前引而卻之鄧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廁帝目都視之都不肯行且

以一介之臣前卻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
溷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媿甚乎揆之人
情似無是理恐非溷廁之廁史記謂如廁未可據
也

東箱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司馬相如傳青龍蚘蟻
於東箱金日磾傳莽何羅衷刃從東箱上鼂錯傳
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箱前漢書稱
東箱率多用竹頭顏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

曰箱如箱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廂字竝從
序頭謂廊廡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埤蒼云箱
序也亦作廂東箱字見禮記

炎涼世態

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
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卽從君
無勢我卽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
君爲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

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

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語而加一浮一沒交情，乃出二句。

張杜酷惡之報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遠。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見褚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湯之禍不能逃，諸身周能逃，諸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

今人勇於誅罰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未必果然觀張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班固傳杜周但言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而不言所終非逸之也無乃隱惡之意乎僕考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為郡守者即延壽延考本傳惟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之名因表而出之

張杜皆有後

張湯酷惡而安世為中興名臣純亦顯於東都之世傳國八葉唯室先生論此以謂天理之變則然僕謂唯室之論固善然其顯幽施報之道亦已盡矣湯酷惡之報已及其身何至絕其後哉然湯之身後赫奕不絕者非湯之德是其子孫所積如此且如杜周亦以酷惡著名而得全首領以歿亦可謂幸免矣使其子孫改絃易轍務從寬厚亦足以蓋其父之愆奈何繼以酷暴是益其誅也故杜氏自河南河內太守誅後其少子延年與孫五人皆至大官後有杜篤者以才學顯於東都有杜畿者至

子孫顯於三國有杜預者至子孫顯於東西晉逮
唐尤盛爲宰相者十一人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
黃裳佑悰正倫鴻漸遲是也其門戶赫奕又過於
張此豈杜周之遺澤哉蓋自有以致之耳今人但
知湯有後不知周亦有後故表而出之

董仲舒決獄事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
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

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其傳文如
此而應劭所載微有異同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
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
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
對言之所謂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世亦罕聞僕觀
東晉咸和間賀喬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
姑著於此以資博聞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純儒漢
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
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爲己子及

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已出春秋之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彼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子奪。不亦明乎。干言若此。

王章孔融兒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百世之下。聞者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歿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獄歿。孔融棄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弈碁。融被收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

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欲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戮。神色不變。自古見女子為家門累者，不為不多。就此二事，尤其可傷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纓赴難者，不是過也。此事甚異，不知何以致之。此正與李翱所著高妹妹事同。世說謂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相去纔一歲耳。而傳謂十二男七歲女，相去懸絕，不可深詰。

文無害

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為甯氏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注：「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亦曰：「賢牧分陝文而無害。」此意正與

蕭何文無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於人則與師古之言異

三公治獄陰德

于定國傳曰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誣服郡決曹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其獄哭於府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于公嘗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後子定國爲丞相定國子永爲御史大夫前漢書所載治獄陰騭止見于公一事不知當時又有二

事前書不載見於後書周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稱冤詔覆考燕死於獄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此事甚與于公同皆爲郡決曹皆以獄事爭於太守不聽是後皆顯又一事何敞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爲廷尉與張湯同時湯持刑深刻而敞務在仁恕數與湯爭雖不盡得然所濟以千數注載何氏家傳云有老姥謂比干公有陰德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九百九十枚以授

比干子孫佩印綬當如此數比干有六男代為名族此一事亦為獄官亦以獄事與同列相爭是後亦顯信知平反陰德為不淺矣前書但云干公不知其名考其時正武昭之世而何比干與張湯同事當時冤濫有不待言以宣帝綜覈之朝而州郡之獄未免如是可為太息干公事因定國而著周燕事因嘉而著

臣瓚誤引事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臣瓚注曰盧酒

甕也言開一甕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罌僕按趙廣漢傳直突入霍禹第椎破盧罌也但嘗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辭而已瓚誤以二事併為一事引之盧者賣酒之處案土所築形如鍛盧以居酒甕非餅罌文君當盧黃公酒盧者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汲黯遜周陽由

釋成傳末載周陽由為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汲長孺

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爲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爲厚德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盜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爲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炎炎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櫛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爲不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爲大率亦相似不疑爲青州刺史後爲京兆尹德亦爲青州刺史後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

其同如此而二公之為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有如此異者

日父之酬蓋言二公之...
蒲張蘇軒楚甘公蘇樂非官高瑞蘇道又此贈蘇
裕以女韞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炎年炎炎之烈已
不煩煩吳盪灑也蘇與蘇人氣武田開露武骨
當入之蘇與蘇蘇亦云大蘇軍裕以女妻之蘇
山不與蘇云大蘇軍裕以女妻之不蘇國朝不廿

野客叢書卷第二

宋長洲王 楙著 明會稽商維濟校

楊興妄作

前漢楊興無傳見於他傳者班班可考觀其為人傾
險反覆不安分守姑撫出為小人妄作之戒康衡
傳曰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為副高與望
二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
重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
誠有所聞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

里
卷二
表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康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仁。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吏。薦衡於上。爲郎中。遷給事中。劉向傳曰。恭顯疾周堪用事。而上內重堪。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典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問典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典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

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者。爲國恩也。上曰。此何罪而誅。典曰。可賜爵。勿令與事。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賈捐之傳曰。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典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典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典曰。縣官嘗言典。瘡薛大夫。若房勝。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典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卽得入矣。捐之卽與典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

家持正六年未嘗有過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薦興曰竊見長安令興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爲長安令吏民敬嚮道路皆稱其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之棄市興髡鉗爲城

旦夫興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略無忌憚當是之時不特興也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可爲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薦兩府之重當時小臣何不安分如此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曹敢肆其妄觀黃霸爲丞相薦史高可太尉宣帝大怒至使尚書責問謂侍中高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且宰相薦賢職也宣帝尚且責其越職况下寮乎使此曹當宣帝之時無所容其妄矣

持國秉

漢書史記周亞夫傳竝曰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注秉竝作彼命切呼爲柄字三劉無注是以柄字爲無疑矣管子曰治國不失秉諸公之見想亦以此然僕又觀史記蔡澤傳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因疑亞夫傳持國秉下脫一政字秉只合作上聲呼蓋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國秉又皆得於相者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漢書諸言秉字處未嘗更有作柄字用者

誣罔難明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買絳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爲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旣無是實冒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公之誣因思天下之人蒙曖昧之寃

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
辯善者不容辯脫有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
必伸獨奈何哉

龔張對上無隱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
入朝王生曰天子卽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
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
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
知此乃議曹教臣也見寬爲廷尉湯作奏卽時得
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
以寬對不掠人之美以自耀龔遂可也湯或爲之
則知當時人物猶爲近古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
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
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
亡聊之況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爲故爾
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

戒以大臣廢退闔門皇懼之意憚報書委曲敷敘其怏怏不平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於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遷作惜筆力不能及之

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

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竝合呼遽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也

當時佚事

事有存於當時史傳沒其實而不聞者何可勝數如高祖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此事不因魏相檢舉祖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
一條正在高皇帝所述詔書天子所服第八篇而
前七篇所載者又不知何事史記所載褚先生曰
田仁刺舉三河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
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刺三河皆下吏誅歿今前漢
杜周傳但言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殘酷不言所
終而石丞相子孫又不載所謂河東太守者後漢
梁統疏曰哀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
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定律數年之後百有

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擇其先害於治
體者傳奏於左今王嘉傳及刑法志竝無其事晉
段灼疏曰帝驚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帝幸禹家
拜禹牀下問天災事禹低卽五侯之間苟取容媚
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劍以戒其餘今朱雲傳但
云張禹以師傅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請尚方劍
今斬佞臣一人張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馬溫公作通
鑑却連是文正合段灼之言舉此數端益知自古
以來善惡之實漏網於史策間多矣天子所服一

條又見於漢雜事乃知五時衣始於此

卑之無甚高論

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之語卻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

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為傳首蓋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游會稽梁與籍觀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爲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爲人，上領之。

僕謂龐證旣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爲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爲人，此說爲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爲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正德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楚王好細腰

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饑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爲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

小民亦惟曰怨注謂咨讀爲至齊梁之語聲之誤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爲資而下文又脫一咨字遂曲爲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索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之八索徐邈以爲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稱漢年數

然進歿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啖助傳贊云孔子歿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驚時立趙飛

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歿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敢以歿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忌本傳不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見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歿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此事見寬傳不載而見劉向傳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與中郎將印宴語印道車騎將軍張安

世始嘗不快於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不載而見趙充國傳。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爲大將軍。麒麟畫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騎將軍衛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又何其輕也。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

至持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爲執虎子至唐遂以爲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爲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

野史叢書 卷二 三十一
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故以四夷爲外。諸侯爲內。而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爲外。而以親附百姓爲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耳。

南浩失望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未敢以爲必然者。南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以爲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萬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

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貽書勉爲時起。浩因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爲揚州刺史。浩又上疏遜謝。簡文答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不得已。然後勉強受之。可見南浩當時不肯出仕。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略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

劬浩之出不惟一事無立而喪師辱國殆有甚焉
朝野於是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其宜也而咄咄
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甥告歸灑
然起貧賤親戚離之感至於揮淚何遽至此後桓
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浩一聞
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閉數
十竟達空函臨事顛錯如此可笑其胸中可知且
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為悲戚讎人見招未
必美意正以示辱而其心從之其無恥如此尤可

鄙也且商浩一商浩耳向也諸公翕然引用堅執
不起今也一聞桓溫之言便欣然相從向也志節
甚厲爵祿不動今也貶所失侶遂至悲泣何其無
特操邪蓋浩平日區區矯飾者至此而敗矣人
惟誠實不可破苟或矯偽未有不敗者僕嘗論之
向使商浩始終不起竟守此志則天下後世將抱
不足之恨浩之為浩遂指以為夷齊四皓之倫高
名偉德照耀史冊與日月爭光可也彼安導輩豈
能望其髣髴哉及是一出一敗塗地而浩之為浩

乃始得其真在向之期望者皆可指爲笑端於是
知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區區皆
得以欺人僕深有感於商浩之事且笑晉人幾爲
商浩所欺故極論之

晉惠問蝦蟆聲

晉惠帝時政出羣下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勢陵物
風俗至不美也王沉於是作釋時論魯褒於是作
錢神論杜嵩於是作任子春秋固皆疾時之敝而
爲是言以僕觀之恐亦不能無私意嵩略傳不得

而考也褒爲貧沉爲時豪所抑故爾使褒富於財
而沉得志二者之論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於惠
帝紀末特表三子疾時之作且繼之曰帝在華林
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無
亦密寓其譏之之意與觀漢唐黨人言事者不爲
不當然互相摩軋適爲亂階又不知所言者爲官
乎爲私乎

率邇遜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邇者踵武遜聽者風聲

野客叢書卷第二
漢書作聽逝。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而史記作擊轂。二處各具本意，所注其承襲也。久矣。所謂率邇聽馳車轂擊之語，其亦楚辭吉日時良句法。與江揔表逝聽前事，沈約啓逝聽所未書。

野客叢書卷第二 終

野客叢書卷第三

宋長洲王 楙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論語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益於之字上點句。

歐公論騶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

鄭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爲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囿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爲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爲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爲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爲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山海經亦載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

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曰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于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慮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

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
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
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
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蜜
者大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
天詩驗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飴氣味綠粘臺
曰春攜酒客過綠飴黏盞杓曰宣城酒似飴曰粘

臺酒似飴樂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
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
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曰甕揭聞時香酷烈餅封貯
後味甘辛酒味至於甘辛乃爲佳耳樂天之詩又
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
語又豈嘗專好甜酒邪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
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口古今所
同豈唐之所好與今異邪三山蓋不深考耳子美
香醪如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醪甜

似蜜峽魚美可鱠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文侍中宜
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
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於
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
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
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
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爲之者

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爲太妃其禮可
見

東縑還婦

荆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肉
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
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東縑
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
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
東縑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

韓非子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
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束而詣之曰昨
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蓋用此語
爾而注不云

蕭何強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上
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
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其
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

何所為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宅者蓋當功遂
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僻處者蓋其平居無
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反覆高祖既定天下
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
言則遣子詣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
急自防惟恐不及當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
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
滅之說復獻以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
勢不得不然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

上既罷兵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但以民所上書笑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是則何買田宅必窮辟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爲御史中丞雷德驥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祿山牙孽之際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熏灼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祿享太牢

聖客齋書 卷三
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東漢呼萬歲

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旣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井得泉衆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請上太守壽掾史皆稱萬歲臣下往往若此不以爲僭此猶可也

觀漢刻中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惟竇憲爲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喜人附已

喜人附已惡人異已人之情多然主荆公用曾呂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之賢

亦不免此病信乎私心之難克也觀李翱集中有與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爲之先後此退之秦漢之間尚俠行義之豪雋耳觀翱此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人是必以順其意故爾翱書親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妄

周顛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可

不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隗勸帝盡誅王氏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純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顛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銜之處仲既得志問導曰周顛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不應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又不答處仲曰若不爾當誅又無言顛竟至死導

後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殷勤款至執表涕泣
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歿幽冥之
中負此良友此顓自召禍端無足怪者夫救人而
不使人知顓蓋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密爲申救
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出入殿門有揚
揚自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貌外言尚且
若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能救已反以陷已必
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所不
能堪導豈陷賢者當處仲三問而三不答可見導

中心有不能堪者顓歿而後方知向者詭詭見拒
之際乃拳拳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得而知之
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况立朝於危
疑之際尤爲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
開禍隙以示人哉宜顓之不得其歿也將以避恩
反以召禍哀哉

古文奇字

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
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

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
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
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
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
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旛信也唐書藝
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
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聲
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
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
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
爲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

婦人封命

漢制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歿子復爲列侯乃得稱
太夫人父歿而子不侯不得稱也僕觀杜佑通典
注謂晉亦有之如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曰此
羊太傅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
人爲萬歲鄉君又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郎陵
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皆如郡公侯之類是

也僕謂此不見婦人封命夫歿從子之意觀南史宋鄱陽侯孟懷玉之母封檀國太夫人有司奏行當時御史中丞袁豹劾謂婦人從夫爵懷玉父緯見爲大司農妻不宜從子於是奏免尚書等官又觀通典謂唐世命婦各視其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從高蔭然觀歐陽詢妻徐夫人墓志謂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後以子封乃爲太縣君似亦太夫人之意蓋其子官卑未當封母爲太夫人故也

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避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爲東京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楊敞傳不言所祖喜者漢書鮑宣傳後歷敘漢末清節之士如龔蔣之徒又不及楊寶者其殆史之逸乎敞

無甚可紀。震秉賜彪四世榮顯者，無亦楊寶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功名烜赫。漢世鮮儷，推原所自，是亦胡剛畜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正與應曜同，是皆嗇其光而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漢書高士傳不載，所謂胡剛者，不因胡廣立傳，所謂剛者，孰得而知之？又知當時清節之士遺逸於史筆者多矣。僕因表而出之，晉

之佺期、唐之元琰，皆震之後也。考世系，楊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爲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其爲識時務之宜，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施爲乖陋，無取。豈足爲後世法程？於此不爲釐正，顧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爲陋。僕觀貢禹一書，有以知當時敝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

聖朝叢書 卷三
有曰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禹

之此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屬金銀器織室馬廐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責也魏相號爲中興賢相而因陋承弊不以爲怪是可不爲痛惜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曰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庾敳傳作温嶠世說與和嶠傳作和嶠晉書世說竝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顛顛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奴乃謨小字當言阿嵩火攻誤

以阿嵩為阿奴也。王祥傳曰：祥漢諫議大夫吉之
後。案王吉在漢宣帝時為諫大夫，而諫議大夫起
於光武之世，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盜飲亡何，史記謂曰：飲亡
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
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大何，新書謂大譴大苛，可
證也。史傳又有傳寫譌舛而認以為正文，如漢書
衛綰傳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譙何綰，疑史記謂

不譙何綰傳寫誤以為譙何也。又如史記謂大將
軍出窳渾，漢書則曰出寘渾，漢書謂僉黎為河基
侯，功臣表則曰烏黎，漢書謂調雖為常樂侯，功臣
表則曰稠維，此類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
耳。

